

乐观与说真话

束沛德

张光年,笔名光未然,诗人,《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同时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回春时期的领军人物之一。今年11月1日是张光年百年诞辰纪念日。

光年是1929年加入共产党的老党员,是党的十二届、十三届中顾委委员。1985年初,他从一线退下来、不再担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后,曾一度将党的组织关系转到中顾委。1992年,中顾委撤消后,他的党的关系又转回作家协会,并按他的愿望,编入创作联络支部过组织生活。

在张光年的心目中,创联部是协助作协书记处抓文学创作、文学队伍,组织文学业务活动的一个主要助手,承担着繁重的业务性的组织工作。他希望创联部的工作人员多读作品,多联系会员,真心实意地帮助会员解决创作、生活上的问题,乐于做作家的服务员,把自己真正培养成为熟悉文学业务、熟悉文学队伍的组织工作者。

正因为光年渴望从创联部听到来自会员的各种各样的声音,更多地了解会员从事创作、深入生活的情况,因此他愿意与创联部的党员一起过组织生活,经常与创联部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谈心、聊天。有一次,他曾向我尖锐地指出:“如果脱离作家,作协有可能变质,变成官气十足的衙门的现实鬼脸。”

我记得,1996年夏天,迎来党的75周年生日之际,《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跨世纪大业与中国共产党——“七一”献辞》的社论。创联部党支部为了纪念党的生日,拟请一位老党员讲一讲党的历史、传统及党员在“跨世纪大业”中肩负的使命和责任。支部认为光年是最佳人选,“近水楼台先得月”,于是商定在光年寓所举行一次党日活动,请光年谈谈自己的战斗经历和对年轻党员的期望。那时,创联部主任是高洪波;我还没从书记处退下来,党的关系仍在创联部。7月5日那天上午,创联部的党员和几位非党工作人员陆续来到崇文门西河沿光年寓所。一间不算宽敞的客厅,顿时显得热气腾腾。光年还是坐在那张面对房间的单人沙发上,他面前的茶几上堆满了新收到的期刊和文友的赠书。右边墙上挂着画家罗工柳写的四个大字:“勤奋延年”。这是罗工柳题贺光年八十华诞的,光年把它当做座右铭。

了解、熟悉光年的朋友都知道,他是一个文事、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萦绕于怀的人,一向密切关注国际风云的变幻和国家、民族的命运和未来。他说自己“是一个少年时代起就养成习惯于遇事从政治上考虑的人”。在这次党日活动中,他很自然地也是从少年时代投身革命说起。他说:1925年“五卅”惨案在上海发生,反帝浪潮波及他的家乡湖北老河口。12岁就满怀热情地加入游行示威行列,在街头演讲,参加文艺演出。1927年加入共青团,在大革命失败后坚持地下斗争,1929年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他还谈起,在武汉,在上海,在晋西吕梁山,热血沸腾地从事抗日救亡戏剧活动,写下了歌曲《五月的鲜花》、组诗《黄河大合唱》。当他讲到这里,我们耳边立刻回响起“风在吼,马在啸,黄河在咆哮”气势磅礴、震撼人心的旋律。张光年历经艰难险阻,出生入死,几十年革命生涯中九次脱险的故事,确实令人感动。

光年用了一个多小时,简洁而又具体地谈完他的经历后,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一是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挫折、失败、危险,都要保持乐观,对我们的党、我们的民族要有信心;二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坚持说真话,说实话,不要随声附和,更不要说假话。在思想政治行动上要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如果说有时同党的决议意见不一致,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他的这席话,深深地刻印在我们的心坎上。

老夫今年九十了。我感到最幸运的,是我生下来已经有了儿童文学。大家知道,在整个大文学中,儿童文学的历史不长,不但在我国历史很短,在世界上历史也很短。我干这一行快七十年了,我自己知道,我这个人生下来就干这一行,这一行也用得着我。

不过我碰上儿童文学,完全是偶然的。我和所有人一样,从小爱听故事,爱看小说。我没想过当作家。我倒想过要当语文老师,读了不少语言文字著作,甚至进大学读中国文学系,部分也是想学学很难的古汉语。反正我到大学毕业还没打算从事写作,虽然兴之所至,也译些东西,投投稿。说起来是在1947年,我的一位大学同学进了儿童书局

卫灵公篇载: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谋,图谋,营求,是有思虑有筹划的主观进取行为。道,用现代汉语表述,似可包含万物之本原或本体、事物发展变化之规律、人生观世界观和政治思想之体系。食,既是名词,又是动词,可代指物质生活。耕,种田,是古代中国人生产和生活的主要方式,故家、国之立均以农业为基础。馁,饥饿。学,学习“六艺”,统而言之即掌握文化,核心和最高要求是学道。禄,俸禄,亦指拿俸禄的职位,不仅是官员,还有从事各种管理工作的小吏,此外包括“家臣”。

意译原文,似可如下:君子谋求学道、行道,不谋求物质生活。种田呢,也会饿肚子;学文化呢,却可以得到禄位。君子担心学不成道,不能行道,不担心

上海书展已经举办10年了。每年书展,我都会去上一两趟,今年自不例外。虽然今夏持续高温,但走进宽敞的大厅,看到有那么多的读者徜徉在书的海洋里,心里真有一种清风拂面、花香鸟语的感觉,十分的愉悦。

如今,人们的娱乐生活越来越丰富,阅读的途径也不再受制于书本杂志,但在我看来,乾坤之间,总有读书无法企及的妙处。焚香沐浴,秉烛夜读,是古时的童话,但随意翻开书页,慢慢细读,至少还是一种很好的休闲方式。青菜萝卜,各有所爱。唱歌跳舞、跑步做操、旅游摄影,搓个小麻将、喝点小老酒,皆有可取之处,但总不能舍却了看书这样一个选择。看书不受时空限制,花费也是最便宜的。捧一本书,泡一杯茶。这时候,不管你读的是经典名著,还是休闲文章,你的心境就一定不会像平时那么浮躁,原先的一些烦恼也在不知不觉中抛在了脑后,宛如置身于一片静谧的树林山谷中。

读书还附带出另一个特殊的好处。曾去湘西旅游,热情的土家族姑娘如歌相迎:“只要两人情意好哟,凉水泡茶慢慢浓!”一个人读书读多了,就会像凉水泡茶一般地慢慢

贫穷。还需作些解释。从大处说,孔子主张君子要追求精神层面的东西,懂得天地间的各种大道理,从事“上层建筑”方面的工作;不要追求物质层面的东西,不必去做“经济基础”范围内的事。即像后来孟子说的,做“劳心者”,不做“劳力者”。

退一步说,即便考虑温饱问题,也不必非去种田不可,种田也可能饿肚子;去读书学习,掌握文化,却可以得到拿俸禄的职位,从而吃穿不愁。“不谋食”是高调的正面教导,“耕也”“学也”两句话是其补充,是低姿态的迂回劝说。“谋食”本是人生基本需要,说“不谋食”显得突兀,作进一步解释很有必要。

今人看来,孔子的言论主旨应该肯定,但也有值得议论乃至

凉水泡茶慢慢浓

赵荣发

“变浓”。不管你承认与否,一个整天坐在麻将室、通宵守在网吧的人,和一个喜欢读书的人,也许在短时间里是看不出有什么差异的,但时间长了,给人的感觉就是不一样。这种不一样很难言说,只能意会。反正,前者有一点“腹中空空”的味道,而后者大多会在不经意的举手投足间显出一种书卷气,温文尔雅,让人看了觉得舒服。这大概就是我們平常所说的“有气质”吧!其实,许多人都希望自己是

个有气质的人,包括那些个一夜暴富的“大款”们,也未尝不是如此。倘若让这些个人只需付上十来万元钱,便能无师自通地坐在钢琴前,弹上一曲《致爱丽丝》,或者走上一个论坛作一番纵横捭阖的演讲,成为聚光灯下充满优雅气质的大师学者,他们一定乐不可支。可惜不能,幸亏不能!因为气质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形成,它是一种长期修养的结果,是一个人综合素质的积淀,而读书,则肯定具备了这样一种功效。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样的金科玉律或许早已陈

批判之处。问题是人们不应该用今天的思想要求两千多年前的古人。春秋时期,文化尚不够普及,掌握礼、乐、书、数并且领导、管理国家者,是少数贵族,而其中又多是名利之徒、“斗筲之人”(子路篇),有文化、有道德、有理想的君子少之又少。当时,社会不缺种田的人,而缺“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宪问篇)的君子。孔门数十弟子都应该成为社会精英、国家栋梁,不能等同于常人。孔子要求弟子们出类拔萃,对他们寄予厚望,自然而然。

事实是孔门弟子并非都能深刻领会老师思想。最典型的就是樊迟,“请学稼”(子路篇),结果被孔子斥责为“小人”,目光短浅的一般人。如果做执政者或管理者,“好礼”“好义”“好

信”,则民众自然“敬”“服”“用情”,而且四方民众都会前来投奔,哪里用得着自己去种田呢!其他弟子仅有樊迟那样极端,但如果仅仅局限于“学也,禄在其中矣”,同样不符合孔门教旨。孔子说:“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泰伯篇)谷,谷物,粮食,指俸禄。学的目的,不是拿俸禄,而是得道。

总而言之,孔子希望弟子们都成为君子,“谋道”“忧道”,不要追求、计较、纠缠物质利益和物质生活。

愚以为,孔子思想中有严格的社会等级意识,同时有严格的社会分工意识。不能简单地批判等级观念落后,褒扬分工意识进步,其实二者在孔子头脑中水乳交融,无法分开。对孔子思想“同情地理解”,而后“批判地继承”,是正确的态度和方法。

随着人们对木质木材的深入认知,尤其是近年对红豆杉的追逐几乎达到疯狂程度,是继沉香木、小叶紫檀、海南黄花梨之后又一热门话题。

中国现今产红豆杉之地,有东北原始森林,台湾地区、浙江奉化等地,再有就是福建龙岩地区的连城、永定、长汀等地。除药用价值之外,由红豆杉制作成的工艺品价值连连攀升,如神像、茶海、笔筒摆件等艺术品,不仅外观隽美,更具实用价值。记得我连续两次到福建龙岩地区看红豆杉,开始不以为然,慢慢找到感觉,进而对其痴迷程度,这个过程想想蛮有趣的。第一次是在永定县土楼旁的旅游纪念品商店初识用红豆杉制作的手串,做工精制手感一流。听朋友讲:要买没有上过清漆的那一种,原汁原味到手一盘,越来越漂亮,闻一下有一股淡淡的清香。果然不错,购一串一戴,没多久久润青色渐渐展露,朋友们看后不禁一笑,包浆出来了。

对红豆杉的兴趣一下子提升了。都说物有灵性,红豆杉确实让人爱不释手。这次去长汀,就想去山里看看真实的红豆杉,先在朋友店铺里欣赏几张硕大的红豆杉茶海,大的一张竟能围坐十几个人同时饮茶品茗,木质做工都堪称上品。朋友讲这是几十年前搞到的,一直没加工制作,要看料,还要有设计思路,做到艺术品与日用器具相融合。红豆杉属名贵植物,国家现已禁止任意砍伐,触犯法律要追究刑事责任。朋友说他在老家离县城100公里的红山乡,自己承包的山林上还有几棵红豆杉,要不要明天驱车去看看。好吧,正合我意。

一路驱车,满山遍野绿意葱茏,崎岖山路丝毫不能阻挡我们的兴致。到达山脚远远离去,朋友指着前方山间,几棵在风中摇曳的树就是红豆杉,挺拔葱翠孤傲。这时我感到,离开城市的喧嚣,走进山野的静谧,看看红豆杉英姿,心中获得的是无尽的清新和愉悦。这与价值尊贵无关。

想想也是,人与自然的关联既神秘又平和,对自然崇拜往往导致占有冲动,这种冲动一发而不可收拾,喜欢与追逐本为常理所致,然而尊重自然尤为重要。于是,我突然想到,在海南看到黄花梨幼树那弱不经风的样子;在台湾看到阿里山参天大树遭遇日本大肆无忌地砍伐的惨状;同时又想到在德国柏林菩提树大街轻松漫步的人们。红豆杉确实应得到保护的时候了,这不,回来的路上听到某县森林警察破获盗伐红豆杉案件云云。喜爱永远应该是以保护自然为前提。



虎 (中国画) 周德宽

凝香

苏剑秋

十日谈

我写童书

儿童文学首先应该是文学。请看明日本栏。



这时候,地下党以苏商名义办的时代出版社的姜椿芳同

志知道我在译儿童文学,他一直关心我,建议我译苏联儿童文学,译一本他们出一本。我学过点俄文(启蒙老师是老同学草婴同志),于是译起苏联儿童文学来了,真是译了一本又一本,在时代出版社从解放

我生下来应该是干这一行的

任溶溶

前出版到解放后,直到它迁往北京。而接下来上海成立全国第一家儿童出版社——少年儿童出版社,我去负责译文工作,正式到了儿童文学作者、编者的队伍里。我一直又编又译,只在“文革”期间断过几年,后改行译历史书,“文革”后进了新成立的译文出版社,编《外国文艺》,不过业余我还是在译

我的儿童文学,介绍欧美儿童文学,比“文革”前译得还要多。其实我一直觉得自己应该创作些东西,只是翻译占了我的时间。碰巧有个空当,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翻译书简直不出了。我在译书时常常感到自己也有许多东西可写,用个小本子把题材记了下来,趁此机会,一口气写了不少。我特别爱写儿童诗,只希望每首诗能给孩子们一些欢乐,给他们一点意想不到的东西。现在我还写。

为儿童写作真是太有意思了。我曾收到一封信,来信的是位长大了的孩子,她在信上说:“当年我还是小学生时,曾请您在允中小学的少先队队活动上讲故事,将近半个世纪了,您讲的故事我至今还

记得。讲的是一个小马虎设计几百层的高楼,忘了设计电梯,顶层有活动,人们只好带着行李干粮去爬楼梯。也许是巧合,以后我学的和干的就是建筑工程,而且设计过不少高楼。因为记得您的故事,在工作中从来不敢马虎半点,也从未忘记设计电梯。”她说的这个故事,就是我后来被《少年文艺》杂志编辑逼着写下来的童话《没头脑和不高兴》。造高楼而忘了造电梯的建筑工程当然不会有,这位老建筑工程师是跟我玩笑,不过写出点东西,能让小朋友读时哈哈大笑,等到长大了想着还觉得好玩,对于我们儿童文学工作者,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感到满足的呢?